

Handwritten seal or stamp in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a collector's or publisher's mark.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a circular or oval pattern, typical of a seal.





虞 參 八 樂

凡 二 十 二 弓

即 如 隱 堂 物

乙丑八月揚進居士揭齋





虞初志總目

卷之一

續齊諧記

十七則 一馬

集異記

十六則 二馬

離魂記

一馬

卷之二

虬髯客傳 一馬

柳毅傳 一馬



紅線傳 一馬

長恨傳 一馬

卷之三

韋安道傳 一馬

周秦行紀 一馬 附論

枕中記 一馬

南柯記 一馬

卷之四

嵩岳嫁女記 一馬

廣陵妖亂志 一馬

崔少玄傳 一馬

南岳魏夫人傳 一馬

卷之五

無雙傳 一馬

謝小娥傳 一馬

楊娼傳 一馬

李娃傳一馬

卷之六

鸞鸞傳一馬

霍小玉傳一馬

柳氏傳一馬

非烟傳一馬

卷之七

高力士傳一馬

東城老父傳一馬

古鏡記一馬

冥音錄一馬

卷之八

任氏傳一馬

蔣氏傳一馬

東陽夜怪錄一馬

白猿傳一馬

是書原闕方目古目乃估人以意補寫故
與原書不同初欲刪去之嗣以便於檢
讀遂姑存之按集異記一書清四庫書
目及各家藏目咸止一焉惟鐵琴銅劍
卷樓藏有明鈔本二焉適此合宜記
小說梁唐世一篇虞初白志罕流傳
如藍記外今逢此如隱堂存兩鈔鐫

乙丑八月涇上袁
題于天津旅舍



續齊諧記



梁 均 撰



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
以金鉸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輶亡
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
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得
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
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上云今月十

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
今則不返恐爲人所得先甚異之具以
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子云今
月十二夜北山羅烏所得帝聞而疑之
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
先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
遊行卽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莫知
所在嵇康詩云翩翩
鳳轄逢此網羅

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
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荊樹共議欲破三
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卽枯死狀如火然
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
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
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
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太中大夫

陸機詩云三
荆樹同株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
一黃雀為鷓臬所搏逐樹下傷癥甚多
宛轉復為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
梁上夜間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為蚊所
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
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
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數日乃
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

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鷓臬所搏蒙之
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
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且從登三公事
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
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
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真孝招也

黃雀報
恩而至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

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
中徐景山曰獺嗜鮓魚乃不避死畫板
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
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
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
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

顏公庭誥云徐景山

之畫獺是也

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

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
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
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籠
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
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
其容止風流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聲
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
包十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

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奈何
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便
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
曰公門置兵甲闌錡當是疑僕也恐天
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而使人防
禦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
聞魅鬼獬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

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也當千年使人伐之至
閻華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
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
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書
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
我千年不復可得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露一

屍已自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
三尺驅鳥鳥即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
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燾揣其價數萬錢
潛乃拔取既去見衆鳥集無復驅者潛
後以此燾上晉武陵王晞晞薨以襯衆
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案
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
江夫人遂斷以為銀每夜輒見一兒繞

牀啼叫云何為見屠割必斷相報江夫
人惡之月餘乃亡

桓玄篡位後來朱雀門中忽見兩小兒
通身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
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
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亡歸日既夕二
小兒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
吏列云槌積久比恒失之而復得之不

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倚孤
木桓字也荊州送玄首用敗籠茵包之
又芒繩束縛其屍沈諸江中悉如所歌
焉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
七八踟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
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
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

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
乃出籠謂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
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飾饌
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
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鮑一婦人自隨
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
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
坐宴俄而書生醉卧此女謂彥曰雖與

齊諧言
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
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
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
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叙寒溫書生
卧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
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謂彥曰此女子
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
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

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
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
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內口中須臾書
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
男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
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
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
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

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音隨生當則則日又知當與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景如言齊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

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治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盥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仲治小生

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堯成洛邑
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
秦昭王三月主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
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
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為曲水漢相
緣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冶
為城陽令蓋飲飲也

桂陽成武下有僊道常在人間忽謂其

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僊悉還
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
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
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
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
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
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

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
作眼明袋此遺象也

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
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武
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
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為蛟
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
絲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

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
風也

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

舉手招成成即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
家蠶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
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必當令君
蠶桑百倍言絕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
此後大得蠶今正月半作白膏粥自此

始也 大晉書今五月半於白雲山

吳興故鄴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斗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為石磨轉快則年豐轉遲則歲儉欲知年之豐儉驗之無失 正月五日於

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邪何為如此饑寒須衣食邪抱病須治療邪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斯名僧平昔為樂游吏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某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秋夫作茅人爲鉞腰自二處并復薄祭
遣人送後湖中及瞑夢鬼曰已差并承
惠食感君厚意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
朝請

會稽趙文韶爲東宮扶侍坐清溪中橋
與尚書王叔卿家隔一巷相去二百步
許秋夜嘉月悵然思歸倚門唱西夜鳥
飛其聲甚哀忽有青衣婢年十五六

前曰王家娘子白扶侍聞君歌聲有門
人逐月遊戲遣相聞耳時未息文韶不
之疑委曲答之亟邀相遇須臾女到年
十八九行步容色可憐猶將兩婢自隨
問家在何處舉手指王尚書宅曰是聞
君歌聲故來相詣豈能爲一曲邪文韶
卽爲歌草生慈石音韻清暢又深會女
心乃曰但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謂婢

子還取筵篋爲扶侍鼓之須臾至女爲
酌兩三彈泠泠更增楚絕乃令婢子歌
繁霜自解裙帶繫筵篋腰叩之以倚歌
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
君未知歌繁霜侵曉幕何意空相守坐
待繁霜落歌闋夜已久遂相倚燕寢竟
四更別去脫金簪以贈文韶文韶亦答
以銀梳白琉璃七各一枚旣明文韶出

偶至清溪廟歇神坐上見梳甚疑而委
悉之屏風後則琉璃七在焉筵篋帶縛
如故祠廟中惟女姑神像青衣婢立在
前細視之皆夜所見者於是遂絕當宋
元嘉五年也

續齊諧記終

右此記梁奉朝請吳均撰或謂其

續東陽無疑而作余按均先有齊諧記一卷在唐已失傳而其事往徃雜見於諸類書中均蓋自續其書非祖東陽也是書亦罕得佳本惟外舅都公家藏有之命余鈔梓以傳焉

集異記卷第一

唐河東薛用弱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穎士

韋宥

蔡少霞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

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歛然
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
水松桂深寂道流非脩習精慤者莫得
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
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
歲率三四而至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
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

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
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
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
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
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
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
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遊
行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

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
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
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
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處
乃沙苑翻飛日集於斯與上大奇之因
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
佐卿者矣

正日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
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
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所
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泐溪深遠寓
宿於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
暝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於簷下夜
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霄無以
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

私心竒之況堂內素無燈燭又姑婦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六一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止此矣吾已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然積薪遲明具

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閭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

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之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殊亦刻畫之志其意甚畧許濂唱更其子下平等閣樓其碁八許亦亦七殊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

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乃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

集賢愚然後撰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
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況令
眾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亦無面目
見眾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金液而
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
眾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

重閣耳聚觀萬眾號泣諫止而澄空殊
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
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
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
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
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開元初
李暹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
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日所侵痛哉卽

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只
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
成之日至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
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與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
及端午以覲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
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甚速續

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
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力於吾子子其
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
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
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晨徐歸因上馬
揮鞭而驚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

異言一
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
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
拜會莫顧瞻因俯階之語曰珙自外至
固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
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
亦皆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
何處郝今日不至耶泣下而坐者比

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
之隔如此哉因思令僕馬宿竇氏莊登
卽遽返時夜已深門闔盡閉而珙意將
往身趣過矣斯須而至方見其形僵卧
下地而二僮環泣啾啾焉珙卽舉衾以
入情意絕遊終不能合因出走求人以
告所見過者雖極請訴而曾莫覽焉珙
傍徨憂撓大哭于路忽有老叟問曰子

其何哉珙則具白以事叟曰生寃馳鬼
馬禍非自掇耶因同詣竇門令其閉目
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
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
將甚因投于此既而則已絕矣珙驚嘆
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
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九蒸登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揚府功曹秩滿南游行倡
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
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王也穎
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三子曰吾識
爾相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
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
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
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書坐自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歛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存年矣穎士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塚大

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卧於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温州忽忽不
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
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流蘆葦
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鞍者宥
因閒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
宥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
手復結宥奇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
家室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

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
新繁然沙洲江激是何自而來吾甚異
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
少異惟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之赴
食隨置復紉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
展選孺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
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
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

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
俄有白龍長百丈掣攫昇天衆咸觀之
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
道蚤歲明經得第選蘄州參軍秩滿漂
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泗水丞遂於
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
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泐溪
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
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之人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
日瞳矐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
移足惶惑不寧卽破導之令前經歷門
堂深邃莫測遙見主人當軒獨立少霞

遠脩敬謁主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
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爲鹿憤人引至東
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
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憤人曰但按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
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
絹文書一資筆硯卽付少霞曰法此而
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澁新
宮宏宏崇軒轅轅雕玳盤礎鏤擅竦榮
壁瓦鱗差瑤階肪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
矩泐靈飆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
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僊翁鵠駕
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異言一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
虛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
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初浪說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
遂爲鹿憤人促之忿遽而返醒然遂寤
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充豫好奇之
人多請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嘗至其居就求第一本
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
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
脩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異記卷第一

集異記卷第二

唐河東薛用弱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

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
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
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
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純
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
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
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
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報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
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
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

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其客
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焉其致公主邑
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
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
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
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 篇琵琶之新
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 日當請此維
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

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
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
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
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
樂奉讌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
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
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獨
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

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鸞輪袍公主大
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
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
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
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
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
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
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

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
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
與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
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
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
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
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
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貫酒小飲忽有黎
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
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
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
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

可以密觀諸伶所譙若詩入歌詞之多
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
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
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
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
寞猶是了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
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

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
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
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
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
詞耳陽春白雪之曲豈俗物敢近哉因
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
非我詩吾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
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
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
之卽椰觥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
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
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
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僊乞降清重俯
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鑑

張相公鑑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
因奏事稱旨代宗面許宰相恩澤猶厚
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夜夢有
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譯不解有外甥
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
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

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甘草獨為珍藥
珍藥反語卽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
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
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
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

輦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歸日勢
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
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
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
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若步履不
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

問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
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
逝者覆面之物四焉諸女驚駭登棄於
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進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
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田丞嗣所縻

會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
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卽以鐵鉗遣有
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
可搖動曹進疾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
爲廣脩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
縛身于牀復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
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
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

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
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卽泔
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
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
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卽
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
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爲
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

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
癢卽令如前繃縛用力以拔鉗纏及臉
錠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日而差矣
吁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
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
縣令縣多山魃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

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害知微
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焚然殆盡而邑
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
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
蘭陵蕭愷知微初不疑慮卽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
授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

收得猴雖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
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攜入誇異
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為虎焉
高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為啗
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鍼術顯慶中應

制入關路由華州關關之北稠人廣衆
聚觀如堵梁公引轡遙望有巨牌大字
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富
室兒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贅大
如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或觸之酸
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所纏目睛翻白
痛楚危亟頃刻將絕公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

輦千縑寘于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
後下鍼寸許乃詢病者曰鍼氣已達病
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鍼而疣贅應手
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
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
吾哀爾命之危逼吾急病行志耳吾非
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
神奴者請呈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
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客觀之
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
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
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
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坐客曰辨其優劣
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
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
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褻品其價之高下焉座客乃服

弦歌精舍

離魂記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宦家于衡州
簡靜寡知友無子其女二人其長早亡
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生太原王宙
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
以倩娘妻之後各長成與倩娘常私感
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察之
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

患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
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
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
人行聲甚速湏臾至船問之乃倩娘步
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
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
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
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

特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
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鑑絕信
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
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向五年恩慈
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
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
至鑑家首謝其事鑑大驚曰倩娘疾在
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

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
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
衣笑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合為一
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祕之唯
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
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
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日常聞此說而
多異同或謂其虛大曆末遇萊蕪縣令
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鎰則仲規堂叔
祖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
見公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為
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為心不宜踞
見賓客素歛容而起謝公與語大悅收
其策而退當公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
執紅拂立於前獨目公公既去而執拂
者臨軒指吏曰問去者處士第幾住何
處公具以對妓誦而去公歸逆旅其夜

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公起問焉
乃紫衣帶帽人杖一囊公問誰曰妾楊
家之紅拂妓也公遽延入脫衣去帽乃
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畫衣而拜公驚
答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
矣無如公者然蘿非獨生願托喬木故
來奔耳公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
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

去者甚衆矣彼亦不甚逐也計之詳矣
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
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語真天
人也公不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
慮不安而窺戶者無停履數日亦聞追
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
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舍既設牀爐
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

前公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
乘蹇驢而來投草囊於爐前取枕欹卧
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觀刷馬張熟
視其面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
梳頭畢歛衽前問其姓卧客答曰姓張
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
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
多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

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遠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由曰然則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

人西則酒肆也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草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却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真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真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

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
之子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
見乎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
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
原有奇氣使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
計之日曰達之明日日方曙候我於汾
陽橋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迴顧已
失公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

欺人固無畏促鞭而行承期入太原果
復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有
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文靜素奇其
人一旦聞有客善相遽致使迎之使迴
而至不衫不履褐裘而來神氣揚揚貌
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招靖曰真天子也公以告劉劉益
喜自負旣出而虬髯曰吾得十八九矣

然須道兄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
日午時訪我於馬行東酒樓下有此驢
及瘦驢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到卽
登焉又別而去公與張氏復應之及期
訪焉宛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
士方對飲見公驚喜召坐圍飲十數巡
曰樓下櫃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一
妹某日復會於汾陽橋如期至卽道士

與虬髯已到矣俱謁文靜時方奕棋揖
而話心焉文靜飛書迎文皇看碁道士
對奕虬髯與公傍侍焉俄而文皇到來
精采驚人長揖而坐神氣清朗滿坐風
生顧盼煒如也道士一見慘然下棋子
曰此局全輸矣於此失却局哉救無路
矣復奚言罷奕而請去旣出謂虬髯曰
此世界非公世界他方可也勉之勿以

為念因共入京虬髯曰計李郎之程某
日方到到之明日可以一妹同詣某坊
曲小宅相訪李郎相從一妹懸然如磬
欲令新婦祇謁兼議從容無前却也言
畢吁嗟而去公策馬而歸卽到京遂與
張氏同往一小版門子叩之有應者拜
曰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
門門愈壯婢四十人羅列庭前奴二十

人引公入東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
箱妝奩冠鏡首飾之盛非人間之物巾
櫛妝飾畢請更衣衣又珍異旣畢傳云
三郎來乃虬髯紗帽褐裘而來亦有龍
虎之狀歡然相見催其妻出拜蓋亦天
人耳四人對饌訖陳女樂列奏其前飲
食妓樂若從天降非人間之曲食畢行
酒家人自堂東昇出二十牀以錦繡帕

覆之既陳盡去其帕乃文簿鑰匙耳虬
髯曰此盡寶貨泉貝之數吾之所有悉
以充贈何者欲以此世界求事當或龍
戰三二十載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
何爲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內卽
當太平李郎以奇特之材輔清平之主
竭心盡善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
縕不世之藝從夫之貴以盛軒裳非一

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榮一妹起
陸之貴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吟雲萃
固非偶然也持予之贈以佐真主替功
業也勉之哉此後十年當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與李
郎可瀝酒東南相賀因命家童列拜曰
李郎一妹是汝主也言訖與其妻從一
奴乘馬而去數步遂不復見公據其宅

乃為豪家得以助文皇帝之費遂匡天下貞觀十年公以左僕射平章事適南蠻入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公心知虬髯得事也歸告張氏具衣拜賀瀝酒東南祝拜之乃知真人之興也由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我皇家垂福萬葉豈

虛然哉或曰衛公之兵法半乃虬髯所傳耳

虬髯客傳終

右此傳本張燕公撰或曰杜光庭非也其事與唐史不合史稱大業十四年文皇年十八起義兵而煬帝以元年幸江都是時文皇甫六齡安得謂僅二十而有天子相乎

世傳
若以此幸為十二年事則楊素之
亡已久且衛公嘗上高祖急變豈
能識天子塵埃中邪其為子虛烏
有之說無疑矣說之豈真昧此特
故為是舛繆以顯其寓言耳雖然
亦奇甚矣

柳毅傳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
湘濱念鄉人有客于涇陽者遂往告去
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左又六七
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
之乃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
疑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曰子何苦而
自辱如是婦始楚而謝終泣而對曰賤

妾不幸今日見辱於長者然而恨貫肌
骨亦何能愧避幸聞焉妾洞庭龍君
小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子而夫婿樂
逸為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
舅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訴頻切又
得罪舅姑舅姑毀黜以至此言訖歔歔
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遠不
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

斷盡無所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
或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將以為可乎
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
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吝之謂乎然
而洞庭深水也吾行塵間寧可致意邪
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託又
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自
謝曰負戴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

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磁帶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碍矣幸君子書敘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渝毅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不自勝毅深

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數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

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于
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
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
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事曰
徒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
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
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竒
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僊於大室

之隅曰客當居此以伺焉毅曰此何所
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請視之則人間珍
寶必盡於此柱以白瑩砌以青玉牀以
珊瑚簾以水精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
於虹棟竒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父
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至哉曰君方
幸玄珠閣與大陽道士講大經少選當
畢毅曰何謂大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

水爲神舉一水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
人以火爲神聖發一燈可燎阿房然而
靈用不同玄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
理吾君邀以聽言語畢俄而宮門問景
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蹕
曰此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
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
復拜君亦拜復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

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
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
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右溪見大
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
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
念以至於此悲泗流漓誠怛人心遂託
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
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

罪不診鑒聽坐貽聾瞽使閨窻孺弱遠
罹構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之幸被
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
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
授之今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
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
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
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何故不得知

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
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窶其五
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
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
日日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拆地
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長萬
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鑠鑠
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霰雪雨雹

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
仆地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
久安抑乃獲自定固告辭曰願得生歸
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其
來則不然幸為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
以款人事俄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
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
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

差迫而視之前所寄辭然而若喜若悲
零淚如絲須臾紅烟蔽其左紫氣舒其
右香疑環旋入于宮中君笑謂毅曰涇
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
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
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玉貌筆神溢
立於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

幸爲頑童所辱。賴明君子信義昭彰。致
達遠寬。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土矣。饗德
懷恩。詞不諭心。毅搗退辭。謝俯仰。唯唯
然後。迴告。凡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
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
以告上帝。帝知其寬。而有其失。前所遣
執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逞辭候。
驚擾官中。復忤賓客。愧傷慙懼。不知所

還。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
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耶。安在。曰。食
之矣。君撫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
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
至寬。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
如是。錢塘復再拜坐定。遂宿毅於疑光
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
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笳角。鞀鼓。旌

旗劒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
此錢塘破陣樂旌鏗傑氣顧驟悍慄坐
容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
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
此貴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訢如慕坐
客聽之不覺淚下二舞既畢龍君大悅
錫以純綺頒于舞人然後密席貫坐縱
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

天蒼蒼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
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墻雷霆一發
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
兮還故鄉齊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
歌罷錢塘君再拜而歌曰上天配合兮
生死有途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腹心
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眉髮兮雨雪羅
襦賴明公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

水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君歌
君俱奉觴於毅毅踖踖而受爵飲訖復
以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
水東流傷美人兮雨泣花愁尺書遠達
兮以解君憂哀寃果雪兮還處其休荷
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
將辭去兮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
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犀錢塘君復

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詞
謝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絲珠璧
投於毅側重疊煥赫須臾埋沒前後毅
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毅辭
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
閣錢塘因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楚石
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焉
有衷曲一陳於公為可則俱免雲霄如

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
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
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
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
世爲親賓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
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
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
辱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

憤怒復見斷鑠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
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
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直丈夫之
志奈何簫管方合親賓正和不顧其道
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若遇公於洪
波之中玄山之開鼓以鱗鬚被以雲雨
將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
哉今體被衣冠坐談禮義盡五常之志

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賢傑有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然之軀悍然之性乘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籌之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狂狷塘突高明退自循顧矣不容責幸君子不為此垂聞也

其夕復懼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為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悉出預會大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魂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富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

贈遺珍寶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出途
山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
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有
未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為
莫如遂娶于張氏而又娶韓氏數月韓
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或求
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
也父曰浩嘗為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

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
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
小惜其惠美欲擇婿以配焉又何如哉
毅乃十日就禮既而男女二姓俱為豪
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
健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覺
類于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
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豈有如是之理

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
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
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
何以爲憶妻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
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泊錢
塘季父論親不從垂負宿心悵望成疾
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
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
其志復欲馳白於吾人值吾人累娶張
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
于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
今日獲奉君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
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
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
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

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將不可邪柳忿然邪君其話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

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尚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胷臆醜酢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扼束無由

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無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覲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

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泊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代莫知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

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
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
迎問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
侯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
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
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
人間毅詞理益玄容顏益少初迎嘏於
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何髮毛已黃

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
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
歲耳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自覩之狀
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
嘏常以是說告于人世殆四紀嘏亦不
知所在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虫之
長必以靈者別斯見矣人裸也移信鱗
虫洞庭含納大直錢塘迅疾磊落宜有

承焉擬詠而不載獨可憐其志愚義之
為斯文

賦海珍奇西李陽春而世口里之
常以長篇詩于入世何西
燦燦畢其以歸子曰長日
出經五十子貴日出
別矣曰長篇詩

紅線傳

潞州節度使薛嵩家有青衣紅線者善
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
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
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
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
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遽令歸是
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以滄陽為鎮命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
朝廷命嵩遣女嫁魏博節度使田承嗣
男又遣嵩男娶滑毫節度使令狐章女
三鎮交爲姻婭使使日浹往來而田承
嗣常患肺氣遇熱增劇每曰我若移鎮
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
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
而厚其御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上

選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夜憂悶吐
出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懸門已
閉杖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自
一月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隣境乎
嵩曰事繫安危非爾能料紅線曰某誠
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其語異乃曰
我知汝是異人我暗昧也遂具告其事
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日失

其疆土數百年勲伐盡矣紅線曰此
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暫放某一到魏
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
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
書其他即待某却迴也嵩曰然事或不
濟反速其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
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飭其行具乃梳
烏鬢髻貫金雀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

輕履首前佩龍文匕首額上書太一神
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
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
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
驚而起問即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問
事諧否紅線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
殺否曰不至是但取床頭金合爲信耳
紅線曰某子夜前一刻即達魏城凡歷

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於房廊睡
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傳叫風生
其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
於帳內鼓跌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
枕前露一星劒劒前仰開一金合合內
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
珠散覆其上然則揚威王帳坦其心豁
於生前熱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

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熾炬煙微爐香
燼委侍人四布兵器交羅或頭觸屏風
斝而輒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
拔其簪珥廉其襦裳如病如醒皆不能
寤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門將行二
百里見臺銅高揭漳水東流晨雞動野
斜月在林念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
醉德聊副於依歸所以當夜漏三時往

返七百里入危邦一道經過五六城冀
減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入魏遺田
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
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
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
憂疑使者以馬箠搥門非時請見承嗣
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
但絕倒遂留使者止於宅曰狎以宴私

多其錫賚明日專遣使齎帛三萬匹名
馬二百匹離珍異等以獻於嵩曰某之
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
貽伊戚車膺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
後車來在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外宅兒
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
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河
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

生我家今於安往又方賴於汝豈可議
行紅線曰某前本男子遊學江湖間讀
神農藥書而救世人災患時里有孕婦
忽患蠱癘某以芫花酒下之婦人與腹
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人陰力
見誅蹈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
窮甘鮮寵侍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達

慶且無疆此卽違天理當盡彌昨生
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
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士謀安在某
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遂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無外澄清一
氣生死長有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
之所紅線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
不可留乃廣爲餞別悉集賓友夜宴中

堂嵩以歌送紅線酒請座客冷朝陽為
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
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偽
醉離席遂亡所在

詩言

長恨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
歲久勸于肝食霄衣政無小大始委於
丞相稍深居遊宴以聲色自娛先是元
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即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
不樂時每歲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
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以湯沐春風

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而悅若有遇顧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
宮得弘農楊玄琰女十壽邸旣笄矣髮
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冶如漢武帝
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旣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
人上甚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
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又命

戴步搖垂金璫明年冊爲貴妃半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變萬態以中
上意上益嬖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岳
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行同輦止同
室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嫔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
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是六官無
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

才知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
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
通侯姊妹封國夫人富埒王室車服邸
第與大長公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
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側目
故常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
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
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兇

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闕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
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
戟不進從官卽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
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死於道周左
右之意未悞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
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
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之蒼黃展轉

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既而玄宗狩成都
肅宗受禪靈武明年大亮歸元大駕還
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
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來每至春
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黎園
弟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
顏不怡左右欷歔三載一意其念不衰
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有道士自

蜀來知皇心念楊妃如是自言有李少
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
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
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旁求四虛
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
上多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
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
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言而雙鬟

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
士因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
玉妃方寢請少待之于時雲海沈沈洞
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無聲方士屏息
斂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
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珮紅玉
曳鳳履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
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

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拆其半
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
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
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詞乞當時一事
不聞於他人者驗於太上皇不然恐鈿
合金釵真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
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
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

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綉陳飲食樹花
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
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
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
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
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
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
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

不久人間幸唯自安無自苦耳使諸還
奏太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國史至
憲宗元和元年虜犀縣尉白居易爲歌
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冠於歌
之前目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十年求不得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不識天生
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迴眸一

笑百媚生。六官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
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
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芙蓉殿。春
夜春寒夜裏寒。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
寵愛在一身。金屋藏嬌侍夜。玉樓宴
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

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
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
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
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
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
發無柰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
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

不得。更看血淚相和流。其埃散漫風蕭
索。雲棧紫烟登劍閣。城下山下少行人。
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山碧蜀山青。聖
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口口傷心色。夜雨
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
空死處。君臣相顧盡霑土。東望都門信
馬歸。歸來也。死皆依舊。十八夜芙蓉未央

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
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黎園
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夕殿螢
飛思悄然。秋燈挑盡未能眠。遲遲鍾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
華重。舊枕故衾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
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

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君王展轉思。遂
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
入地求之遍。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
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上綽約多
仙子。中有一人名太真。雪膚花貌參差
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

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逶迤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
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
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
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裡恩愛
歇。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
不見長安見塵霧。空將舊物表深情。鈿
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

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長恨傳終

韋安道傳

虞初志

京兆韋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舉進士
又不第唐大定年中於洛陽早出至慈
惠里西門晨鼓初發見中衛有兵仗如
帝者之衛前有甲騎數十隊次有宦者
持大仗衣畫袴袂夾道前驅亦數十輩
又見黃屋左纛有月旗而無日旗又有
近侍才人官監之屬亦數百人中

傘傘下見衣珠畢之服乘大馬如后主
之飾美麗光艷其容動人又有後騎皆
婦人才官持鉞負弓矢乘馬從亦千餘
人時天后在洛安道初謂天后之遊幸
時天尚未明問同行者皆云不見又怪
衝中金吾街吏不爲靜路久之漸明見
有後騎一宮監馳馬而至安道因留問
之前所過者非人主乎宮監曰非也安

道請問其事官監但指慈惠里之西門
曰公但向此去由里門舊墻而南行百
餘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問其由當自
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宦
者出應問曰公非韋安道乎曰然宦者
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見一
大門如戟門者宦者入通頃之又延入
有紫衣官監與安道語於庭延入一

官中置湯沐頃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襲
其間有青袍牙笏綬及巾靴畢備命安
道服之宮監入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
大馬女騎導從者數人宮監與安道聯
轡出慈惠之西門由正街西南自通利
街東行出建春門又東北行約二十餘
里漸見夾道戍守者拜於馬前而去凡
數處乃至一大城甲士守衛甚嚴如圭

者之城凡經數重遂見飛樓連閣下有
大門如天子之居而多宮監安道乘馬
經翠樓朱殿而過又十餘處遂入一門
內行百步許復有大殿上陳廣筵衆樂
羅列樽俎九奏萬舞若鈞天之樂美婦
人十數如妃主之狀列於筵左右前所
與同行宮監引安道自西塔而上頃之
見殿內宮監如贊者命安道西間東向

而立頃之自殿後門見衛從者先羅立
殿中乃微聞環佩之聲有美婦人偻首
飾禕衣如謁廟之服至殿門西向與安
道對立乃是昔於慈惠西街飛傘下所
見者也宮監乃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
合爲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
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遂去禮服
與安道對坐於筵上前所見十數美婦

人亦列坐於左右奏樂飲饌及昏而罷
則以其夕偶之尚處子也如此者蓋十
餘日所服御飲饌皆如帝王之家夫人
因謂安道曰某爲子之妻子有父母不
告而娶不可謂禮願從子而歸廟見尊
舅姑始得成婦之禮幸也安道曰諾因
下令命車駕即日告偻夫人乘黃犢之
車車有金畢班文玉飾蓋人間所謂庫

車也上有飛傘覆之車徒儻從如慈惠
之西街所覩安道乘馬從車而行安道
左右侍者十數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
十餘里有朱幕城供帳女吏列後於行
宮供頓之所夫人遂入供帳中命安道
與同處所進飲饌華美頃之又下令命
所從車騎減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數
里復下令去從者乃至建春門左右纔

有二十騎人馬如王者之遊旣入洛陽
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車服之
異安道遂見其父母二親驚愕久之謂
曰不見爾者蓋月餘矣爾安適耶安道
拜而曰偶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婦即
至故先上告父母驚問未竟車騎已及
門矣遂有侍婢及閹奴數十輩自外正
門傳繡茵綺席羅列於庭及以翠屏畫

帷飾於堂門左右施細繩牀一請舅姑對座遂自門外設二錦步障夫人衣禮服垂珮而入修婦禮畢奉翠玉金瑤羅紈蓋十數箱爲人間賀遺之禮置於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諸姑家人皆蒙其禮因曰新婦請居東院遂又有侍婢闈奴持房帷供帳之飾置於東院修飾甚周遂居之父母相與憂懼莫知所來是時

天后朝法令嚴峻懼禍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請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憂朕有善呪術者釋門之師九思懷素二僧可爲卿去此妖也因詔九思懷素往僧曰此不過妖魅狐狸之屬以術去之易耳當先命於新婦院中設饌置坐位請期翌日而至真歸其以二僧之語命之新婦承命具饌設位輒無所惧明

日二僧至既畢饌端坐請與新婦相見將施其術新婦遽至亦致禮於二僧二僧忽若物擊之俯伏稱罪目皆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聞天后因命二僧對曰某所呪者不過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從來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諫大夫明崇儼以大異術制錄天地諸神祇此必可使也遂召崇儼崇儼謂真曰君可以

今夕於所居堂中潔誠坐以候新婦所居室上見異物至而觀其勝則已或不勝則當更以別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夜見有物如飛雲赤光若驚電自崇儼之居飛躍而至及新婦屋上忽若爲物所撲滅者因而不見使人候新婦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見物如赤龍之狀擊擢噴毒聲如群鼓乘黑雲有光者至新婦

屋上又若爲物所撲有咄然之聲而滅
使人候新婦又如故又至子夜見有物
朱髮鋸牙盤鐵輪乘飛雲踏鋒角呼奔
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殺稱罪而滅
既而箕明真怪懼不知其所爲計又具
以事告崇儼曰前所爲法是太一符籙
法也但可掃制狐魅耳今既無効請更
贖之因致壇醮之錄使徵八方厚地山

川河瀆丘墟水木五職鬼魅之屬其數
無闕崇儼異之五日又徵人世上天界
部八極之不一其數無闕崇儼曰神
爲魅者則其術制之若然則可得而
知也請誠自見而願之因命於新婦院
設饌請崇儼崇儼至坐請見新婦新婦
方肅容將拜崇儼崇儼又忽若爲物所
擊奄然自倒稱罪請命目皆鼻口流血

於地真又益驚懼不知所爲其妻因謂
真曰此九思懷素明正諫所不能制也
爲之柰何聞昔安道初與偶之時云是
后土夫人此雖人間百術亦不能制之
今觀其與安道夫婦之道亦甚相得試
使安道致詞請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
道謝之曰某寒門新婦靈貴之神今幸
與小子伉儷不_以稱敬又天后法嚴懼

由是禍及幸新婦且歸爲舅姑之計語
未終新婦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
子奉事舅姑夫爲婦之道所宜奉舅姑
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從因以即
日命駕而去遂具禮告辭於堂下因請
曰新婦女子也不敢獨歸願得與韋郎
同去真悅而聽之遂與安道俱行至建
春門外其前時車徒悉至其所都城僕

使兵衛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天子朝見之像遂見竒容異狀之人來朝或有長丈餘者皆戴華冠長劔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內嶽瀆河海之神次有數千百人云是諸山林樹木之神已而又有天下諸國之王悉至時安道與夫人坐側置一小牀令觀之因最後通一人云大羅天女安道視

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謂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內小室中既而天后拜於庭下禮甚謹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數四辭然後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謂天后曰某以有冥數當與天女部內一人韋安道者爲匹偶今冥數已盡自當離異然不能與之無情此人苦無壽某當在其家本願與延壽三百

歲使官至三品爲其尊父母厭迫不得
久居人間因不果與成其事今天女幸
至爲與之錢五百萬與官至五品無使
過之恐不勝任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
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謂天后曰此天女
之屬部人也當受其拜天后進退色若
不足而受之於是諾而去夫人謂安道
曰以郎常善畫某爲郎更益此藝可成

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於一小殿使垂
簾設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
於前令安道圖寫凡經月餘悉得其狀
集成二十卷於是安道請辭去夫人命
車駕於所都城西設離帳祖席與安道
決別涕泣執手情若不自勝并遺以金
玉珠璫盈載而去安道既至東都入建
春門聞金吾傳令於洛陽城中訪韋安

道已將月餘既至謁天后坐小殿見之
具述前夢與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爲
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取安道所畫
帝王功臣圖視之與祕府之舊者皆驗
至今行於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於官

韋安道傳終

周秦行紀論
李德裕撰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
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觀
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
嘗呼牛僧孺曰太牢好奇怪其身險易
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
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恣狂顛龍蛇相
鬪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

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
司馬取魏之漸用田恒有齊之由故自
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
欲有意擺撼者皆遭巫坐莫不側目結
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
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后妃
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
狂顛及至戲德宗為沈婆兒以代宗皇

后為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
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
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
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
中御史汝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
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
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彭原程趙

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
懷私忿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
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宗監國狀曰
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
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
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
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得誅
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賴

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
焉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
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所恨
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
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
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
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
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

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嘻余致君之道
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
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跡于後

周秦行紀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
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
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
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
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
富豪家黃衣閹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
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

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
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
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
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十餘門
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
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
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
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

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
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
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
備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
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
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
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箇娘子出見
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

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
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
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
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
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
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
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
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至矣忽

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
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
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
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余
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
先帝謂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
肅宗也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
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

后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
 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
 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
 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
 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
多曰數幸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
 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

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獵
 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
 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
 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
 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
 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
 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

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

西京雜記

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骨也

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

曰牛秀才邂逅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

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固才士盍

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

至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

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

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

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

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真詩曰金

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

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

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

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
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
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
潘妃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
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
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

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
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辭畢酒既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
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
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
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
珠辭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
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

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復爲株索若單于婦固自用且苦寒
地胡鬼餽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
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
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
聞外有太后命余遠出見太后太后曰
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
志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
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
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
入非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
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終

不知竟不味其味何
 入非向者其具矣余亦土音然十籍且
 會也百其可謂余中其宜其氣不
 矣余亦不其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
 卦大矣其西其夫對人神去却故服
 或然其有也下其對夫大引對未之也

枕中記

開元十九年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
 舍中設榻施席擔囊而坐俄有邑中少
 年盧生衣短裘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
 邸中與翁接席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
 其衣裝弊褻乃歎曰大丈夫生世不諧
 而困如是乎翁曰觀子膚極腴體胖無
 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

此苟生耳何適之爲翁曰此而不適於
何爲適生曰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
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茂而家用肥
然後可以言其適吾志於學而游於藝
自惟當年朱紫可拾今已過壯室猶勤
田畝非困而何言訖目昏思寐是時主
人蒸黃梁爲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
切囑曰子枕此必當令子榮適如志矣

其枕瓷而竅其兩端生俯首就之寐中
見其竅大而明若可處舉身而入遂至
其家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而產甚
殷由是衣裘服御日以華侈明年舉進
士登甲科解褐授校書郎應制舉授渭
南縣尉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爲制誥
三年即真出典同州尋轉陝州生好土
功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

賴之立碑頌德遷汴州嶺南道採訪使
入京爲京兆尹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
狄吐蕃新諾羅龍莽布攻陷瓜沙節度
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帝思將
帥之任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
度使又破戎虜七十級開地九百里築
三大城以防要害北邊賴之以石紀功
焉歸朝策勲恩禮極崇轉御史大夫吏

部侍郎物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當時
宰相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三
年徵還除戶部尚書未幾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令嵩裴侍中
光庭同掌大政十年嘉謀密命一日三
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者害之遂
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獄府吏引
徒至其門追之甚急生惶駭不測泣謂

妻子曰吾家本山東良田數頃足以禦
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復衣短裘
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刀欲
自裁其妻救之得免共罪者皆死生獨
有中人保護得減死論出授驩牧數歲
帝知其寃復起爲中書令封趙國公恩
旨殊渥備極一時生有五子傳倜儻位
倚傳爲考功員外儉爲侍御史位爲太

常丞季子倚最賢年二十四爲右補闕
其姻媾皆天下族望有孫十餘人凡兩
竄嶺表再登台鉉出入中外迴翔臺閣
三十餘年間崇盛赫奕一時無比末節
頗奢蕩好逸樂後庭聲色皆第一前後
賜良田甲第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後年
漸老屢乞骸骨不許及病中人候望接
踵於路名醫上藥畢至焉將終上疏曰

臣本山東書生以田圃爲娛偶逢聖運
得列官序過蒙榮獎特受鴻私出擁旄
鉞入昇鼎輔周旋中外編歷歲年有忝
恩造無裨聖化負乘致寇履薄臨兢日
極一日不知老之將至今年逾八十位
歷三公鍾漏並歇筋骸俱弊彌留沉困
殆將溘盡顧無試効上忝休明空負深
恩永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詔曰卿以俊德作余元輔出雄
藩垣入贊緝熙昇平二紀寔卿是賴比
因疾累日謂痊除豈遽沉頓良深憫默
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
勉加針灸爲余自愛讌冀無妄期丁有
喜其夕卒盧生欠伸而寤見方偃於邸
中顧呂翁在傍主人蒸黃梁尚未熟觸
類如故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邪翁笑

謂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生然之良久
謝曰夫寵辱之數得喪之理生死之情
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
受教再拜而去

南柯記

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
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
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縱
誕飲酒爲事家居廣陵郡東十里所居
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脩永清陰數
畝淳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以真元
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時二友人於坐

扶生歸家臥於堂東廡之下二友謂生曰子其寢矣余將餼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髣髴若夢見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覺下榻整衣隨二使至門見青油小車駕以白牡左右從者七人扶生上車出大戶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驅入穴中生意頗甚異之不

敢致問豁見山川風候草木道路與人世甚殊前行數十里有郭郭城堞車輿人物不絕於路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行者亦爭闕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門重樓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執門者趨拜奔走旋有一騎傳呼曰王以駟馬遠降令且息東華館因前導而去俄見一門洞開生降車而入彩檻彫楹華

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凡按茵褥簾幃肴
膳陳設于庭上生心甚自悅復有呼曰
右相且至生降階祗奉有一人紫衣象
簡前趨賓主之儀敬盡焉右相曰寡君
不以弊國遠僻奉迎君子訖以因親生
曰某以賤劣之軀豈敢是望右相因請
生同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門矛戟斧
鉞布列左右軍吏數百僻易道側生有

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趨其中生私心悅
之不敢前問右相引生升廣殿御衛嚴
肅若至尊之所見一人長大端嚴居正
位衣素練服簪朱華冠生戰慄不敢仰
視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賢尊命
不棄小國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生
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詞王曰且就賓宇
續造儀式有頃右相亦與生階還館舍

生思念之意必以爲父在邊將因投虜
中不知存亡將謂父北蕃交遜而致茲
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是夕羔鴈幣帛
威容儀度妓樂絲竹肴膳燈燭車騎禮
物之用無不咸備有羣女或稱華陽姑
或稱青溪姑或稱上仙子或稱下仙子
若是者數輩皆侍從數十冠翠鳳冠衣
金露被綵碧金鈿日不可視邀遊戲樂

往來其門爭以淳于郎爲戲弄風態妖
麗言詞巧艷生莫能對復有一女謂生
曰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
於天竺院觀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
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
君獨強來親冷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
結絳巾挂于竹枝上君獨不憶念之乎
又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侍上真子

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謁下捨金
鳳釵兩隻上真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
君亦謁筵中於師處請釵合視之賞歎
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輩曰人之與物皆
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氏或訪吾里吾亦
不答情意戀戀矚眄不捨君豈不思念
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群女曰
不意今日與此君爲眷屬復有二人冠

帶甚偉前拜生曰奉命爲駙馬相者中
一人與生且故生指曰子非馮翊田子
華乎因曰然生前執手叙舊久之生謂
曰子何以居此子華曰吾放遊獲受知
於右相武成侯段公因次栖託生復問
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華曰周生貴人
也職爲司隸權勢甚盛吾數蒙庇護言
笑甚懽俄傳聲曰駙馬可進矣三子取

劍佩冕服更衣之子華曰不意今日獲
親盛禮故無以相忘也有仙姬數十奏
諸異樂婉轉清亮曲調悽悲非人間之
所聞聽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左右見
金翠步障彩碧玲瓏不斷數里生端坐
車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華數言
笑以解之向者羣女姑姊各乘鳳翼輦
亦往來其間至一門號修儀宮羣仙姑

姊亦紛然在側令生降車輦拜揖讓升
降一如人間徹障去扇見一女子云號
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儼若神仙交歡
之禮頗亦明顯生自爾情義日洽榮曜
日盛出入車服遊宴賓御次於王者王
命生與羣寮備武衛大獵於國西靈龜
山山阜峻秀川潭廣遠林樹豐茂飛禽
走獸無不蓄之師徒大獲竟夕而還生

因他日啓王曰臣頃結好之日大王云
奉臣父之命臣父頃佐邊將用兵失利
陷沒胡中爾來絕書告十七八歲矣王
既知所在臣請一往拜觀王遽謂曰親
家翁職守北土信問不絕卿但具書狀
知聞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饋賀之禮一
以遺之數夕還答生驗書本意皆父平
生之跡書中憶念教誨情意委曲皆如

昔年復問生親戚存亡閭里興廢復言
路道乖遠風煙阻絕詞意悲苦言語哀
傷又不令生來觀云歲在丁丑當與女
相見生捧書悲咽情不自堪他日妻謂
生曰子豈不思爲官乎生曰我放蕩者
不習政事妻曰卿但爲之余當奉贊妻
遂白於王累日謂生曰吾南柯政事不
理太守黜廢欲藉卿才可曲屈之便與

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教有司備
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錦繡箱奩僕妾車
馬列於廣衢以餞公主之行生少遊俠
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悅因上表曰臣將
門餘子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
自悲負乘坐致覆餗今欲廣求賢哲以
贊不逮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
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處士馮翊田子

華清慎通變達政化之源二人與臣有
十年之舊備知才用可託政事周請署
南柯司憲田請署司農庶使臣政績有
聞憲章不紊也王並依表以遣之其夕
王與夫人餞于國南王謂生曰南柯國
之大郡土地豐穰民物豪盛非惠政不
能治之况有周田二贊卿其勉之以副
國念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剛好酒

加之二少年爲婦之道貴乎柔順爾善事
之吾無憂矣南柯雖封境不遙晨昏有
閒今日睽別寧不沾巾生與妻拜首南
去登車擁騎言笑甚歡累夕達郡郡有
官吏僧道耆老音樂車輦武衛鑿鈴爭
來迎奉人物闐咽鍾鼓喧譁不絕十數
里見雉堞臺觀佳氣鬱鬱入大城門門
亦有金榜題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見朱

軒榮戶森然深邃生下車省風俗療病
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
斗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
生祠宇王甚重之賜食邑錫爵位居台
輔周田皆以政治著聞迺遷顯職生二
男二女男以門蔭授官女亦娉于王族
榮耀顯赫一時之盛代莫比之是歲有
檀蘿國者來伐是郡王命生練將訓師

以征之乃表周弁將兵三萬以拒賊之
衆于搖臺城弁剛勇輕適師徒敗績弁
單騎裸身潛遁夜歸城賊亦收輜重鎧
甲而還生因囚弁以請罪王並捨之是
月司憲周弁疽發背棄生妻公主遘疾
旬日又薨生因請罷郡護喪赴國王許
之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生
哀慟發引威儀霍途男女叫號人吏奠

饌攀轅遮道者不可勝數遂達于國王
與夫人素衣哭于郊候靈輦之至謚公
主曰順儀公主備儀仗羽葆鼓吹葬於
國東十里盤龍岡是月故司憲子榮信
亦護喪赴國生又鎮外藩結好中國貴
門豪族靡不是洽自罷郡還國出入無
恒交遊賓從威福日盛王意疑憚之時
有國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國有大恐都

邑遷徙宗廟崩壞釁起他族事在蕭牆
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遂奪生侍衛禁
生遊從處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
無敗政流言怨悖鬱鬱不樂王亦知之
因命生曰姻親二十餘年不幸小女天
枉不得與君子偕老良用痛傷夫人因
留孫自鞠育之又謂生曰卿離家多時
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

為念後三年當令迎生生曰此乃家矣
何更歸焉王笑曰卿本人間家非在此
生忽若惺睡暮然久之方乃發悟前事
遂流涕請還生顧左右以送生生再拜
而去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至大戶
外見所乘車甚劣左右親使御僕遂無
一人心甚歎異上牛車行可數里復出
大城宛是昔年東來之逕山川原野依

然如舊所送二使者甚無威勢生逾快
快問使者曰廣陵郡何時可到二使誣
詞自若強之乃答曰少頃即至俄出一
穴見本里閭巷不改往日泯然自悲不
覺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車入其門升自
階已身臥于堂東廡之下生甚驚畏不
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生
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篲于庭二

客灌足于榻斜日未隱于西垣餘樽尚
堪于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
念嗟歎遂呼二客而語之驚駭因與生
出外尋槐下穴生指曰此即夢中所經
入處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爲崇遂
命僕夫荷斤斧斷擁腫拆查枿尋穴究
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
榻根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臺殿之狀

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
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三寸左
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之其王
矣即槐安國都也又窮一穴直上南枝
可四丈宛轉方平亦有土城小樓群蟻
亦處其中即生所領南柯郡也又一穴
西去二丈磅薄空圻散空異狀中有一
腐龜板大如斗積雨浸潤小草叢生繁

茂翳蒼掩映振設即生所獵靈龜山也
又窮一穴東去丈餘古根盤屈若龍虺
之狀中有小土壤高尺餘即生所葬妻
龍岡之墓也追想前事感歎于懷披穴
窮跡皆符所夢不欲二客壞之還令掩
塞如舊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
羣蟻莫知所去故先言國有大恐都邑
遷徙此其驗矣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

請二客訪跡于外宅東一里有古澗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平時生酒徒周弁田子華並居六合縣不與生過從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華亦寢疾于牀生感南

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門絕棄酒色後三年歲在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將符宿契之限矣公佐真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吳之洛憇泊淮浦偶覲淳于生覓楚詢訪遺跡翻覆再三事皆據實輒編錄成傳以資好事雖稽神語怪事涉非經而竊位貪生冀將爲戒後之君子幸以南柯爲偶然無以名

地乎某弊莊水竹臺榭名聞洛下東南
去此三二里儻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
耳璆韶甚愜所望乃從而往問其姓氏
多他語對行數里桂輪已昇至一車門
始入甚荒涼又行數百步有異香迎前
而來則豁然真境矣飛泉父流松桂夾道
奇花異草昭燭如晝好鳥騰翥扣月關
璆韶請疾馬飛觴書生曰足下榼中厥

味何如璆韶曰乾和五酸雖上清醒酬
計不加此味也書生曰某有端露之酒
釀於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五酸孰愈
耳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傾與二君子
嘗其花四出而深紅圓如小瓶徑三寸
餘緣葉形類盃觸之有餘韻小童折花
至傾於竹葉中凡飛數巡其味甘香不
可比狀飲訖又東南行數里至一門書

生揖二客下馬命以燭夜花中之餘賚
諸從者飲一盃皆大醉各止于戶外乃
引客入則有鸞鶴數十騰舞來迎步而
前花轉繁酒味尤美其百花皆芳香壓
枝于路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
筵若有所待但不留璆韶坐璆韶飲多
行又甚倦請暫憩盤筵書生曰坐亦何
難但不利於君耳璆韶詰其由曰今夕

中天群仙會於茲岳籍君神魄不雜腥
羶請以知禮導昇降此皆諸仙位坐不
宜塵觸耳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
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設水精
方盤於瑤幄之內群仙方奏霓裳羽衣
曲書生前進有命再拜夫人夫人褰帷
笑曰下城之人而能知禮然服食之氣
猶然射人不可近他貴婿可名賜薰髓

酒一盃，瓊韶飲訖，覺肌膚溫潤，稍異常。人噓吸皆異香氣。夫人問左右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接待。於是二童引瓊韶於群仙之後。縱目，瓊問曰：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芽盈東隣女，彈箏擊筑者。誰曰：麻姑。謝自然幄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父望有玉女。問曰：禮。

生來未於是，引瓊韶進立於碧玉堂下。左劉君咲曰：適緣蓮花峯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客何言？父望乎。王母曰：奏章事者有何所為？曰：論浮梁縣令李延年矣。以其人因賄賂履官途，以苛虐為官政，生情於案牘，忠恕之道，蔑聞。唯雄於貨財，巧為之計，更作自貽覆餗，以促餘齡。但以蓮花峯叟徇從於人，奏章。

甚懇特紆死限量延五年璆問劉君誰
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戴黃旂
導以笙歌從以嬪嬙及瑤幄而下王母
復問曰李君來何遲曰爲救龍神設水
旱之計作瀟淮蔡以殲妖逆漢主曰柰
百姓何曰上帝亦有此問予一表斷其
惑矣曰可得聞乎曰不能悉記略舉大
綱耳其表云某孫某克構丕基德洽兆

庶臨履深薄匪敢怠荒不勞師車平中
夏西蜀之孽不費天府掃東吳上黨之
妖九有已見其朗清一方尚屯其氛稜
伏以虺蜴肆毒痛于淮蔡豺狼尚惜其
口喙螻蟻猶固其封疆若遣時豐人安
是稔群醜但使年餓癘作必搖人心如
此倒戈而攻可以席卷禍三州之逆黨
所損至微安六合之疾疢其利則厚伏

請神龍施水癘鬼行灾由此天誅以資
戰力漢主曰表至嘉第既允許可以前
賀誅鋤矣書生謂璆韶此開元天寶太
平之主也未頃聞蕭韶自空而下執絳
節者前喝言穆天子來奏樂群仙皆起
王母避位拜迎二主降階入幄環坐而
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
夕主張月宮之醮非不勤請耳王母又

曰瑤池一別後陵谷幾遷移向來觀洛
陽東城已坵墟矣定鼎門西路忽焉復
新市朝云改名利如舊可以悲歎耳穆王
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鈎擊盤而歌曰
觀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
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天子歌
曰奉君酒休歎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
與悔駕驂騑草草歸歌竟與王母話瑤

池舊事乃重歌一章云八馬廻乘汗漫
風猶思停駕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
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
霞盃泛曙光紅崑崙迴首不知處疑是
酒酣清夢中王母酬穆天子歌曰一曲
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
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王兔銀河
終不夜竒花好樹鎮長春悄知穆滿饒

詞句歌向俗流疑悞人酒至漢武帝王
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
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尋作浮塵飄
龍頭漢主上王母酒歌以送之曰五十
餘年四海清自親丹竈得長生若言盡
是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把酒曰
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來令威至
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

露泣花似悲先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
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
母曰應須召葉靜能來唱一曲當時事
靜能續至跪獻帝酒復歌曰幽薊煙塵
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鍾中宵扈從無
全仗大駕蒼黃發六龍粧匣尚留金翡
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荆榛一閉朝元路
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帝悽慘良久諸

仙亦慘然於是黃龍持盃立於車前再
拜祝曰上清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
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
休慶流無央仙郎即以鮫綃五千疋海
人文錦三千端琉璃琥珀器一百床明月
驪珠各十斛贈奏樂仙女乃有四鶴立
於車前載仙郎并相者侍者兼有寶花
臺俄進法膳凡數十味亦霑及瓊韶瓊

韶飫飽有仙女捧玉箱托紅牋筆硯而至
請催粧詩於是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
爲顏蟬爲鬢兮雲爲環何勞傅粉兮施
渥丹早出娉婷兮縹緲聞於是茅盈詩
云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
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王京巢
父詩曰三星在天銀漢迴人間曙色東
方來玉苗瓊藥亦宜夜莫使一花衝曉

開詩旣入內有環珮聲即有玉女數十
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書生
復引璆韶辭夫人夫人曰非無至寶可
以相贈但兩力不任攜挈耳各賜延壽
酒一盃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復命衛符
卿等引還人間無使歸途寂寞於是二
童引璆韶而去折花傾酒步步惜別衛
君謂璆韶曰夫入白日上昇驂鸞駕鶴

在積習而已未有積德累仁抱才蘊學
卒不享爵祿者吾未之信儻吾子塵牢
可踰俗桎可脫自今十五年後待子於
三十六峯願珍重自愛復出來時車門
握手言別別訖行四五步杳失所在唯
見嵩山嵯峨倚天得樵徑而歸及還家
已歲餘室人招魂葬於北邙之原墳草
宿矣於是璆詔捐棄家室同入少室山

今不知所在

嵩山嫁女記

廣陵妖亂志者云山陰縣令公直
高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
一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
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
朋黨恣為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
漏洩因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
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虧靈貺遂絕駢
聞之以為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
遣人洗浴齋戒詣紫極宮道士板除不
穢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纔終已復
引出自此內外擁隔紀綱日素用之等
因大行威福傍若無人歲月既深根蒂
遂因用之自謂碯溪真君張守一是赤
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
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

侶其鄙誕不經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
地祇卜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寓止巫
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
助遂修崇之廻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
餘間土木工飾盡江南之選每軍旅大
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
駢凡有密請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
年用之以神仙好樓居請於公廨邸北

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夜不絕
費數萬緡半成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
遊扁鐫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
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高八丈皆飾以
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
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
登之者於藻井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
云延和高閣上干雲小語猶疑太一聞

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
近詩祇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
對駢或叱咄風雲顧揖空中謂見群仙
來往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
紜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
踵矣見者莫測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
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就某借
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

縣率百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
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
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
人於西廡棟上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
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
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
鬢綠兩行魏岫拂眉青韋郎年少耽閑

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
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
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
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故因令
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
購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
乃於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書云不

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
石以礙之僞云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
數字帖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觀者互
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揚子有
一村媪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胥
借耕牛牽碑誤損其足遠近聞之莫不
絕倒比至失寺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進

常與丞相鄭公不吐用之知之忽由適
得上仙書宰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
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已問計於
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
於深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為之
否若有但請此人當之無不盡粉者駢
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為此戲
手足生踈然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

婦人衣匿于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
夜分擲一銅鐵於階砌之上鏗然有聲
遂出皮囊中彘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
格鬪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
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輦金玉
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江陽縣尉薛失
其名亦用之黨也忽一日告駢曰夜來
因巡警至后土廟前見無限陰兵其中

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為鹽城者不為勝也昨得上仙書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月遂匣一銅匕首獻于駢用之稽首曰此此帝所佩者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玉常置座隅

時廣陵久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
災郭邑之聞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
毒龍以少雨濡之自此雖無大段燒爇
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夜密
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
道家畢法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
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成文字玉皇
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

香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
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計其鸞鶴
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便應得
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
是人間一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
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罷後於道院
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駢羈轡中設機
換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

仰視空闊有飄然之思矣自是嚴齋醮
飛鍊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居月
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略
知文字父璜以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
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鍾之地富商
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群
商遊用之年十二三其父絜行旣惠悟

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整履搖箠匿家
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群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旣孤且貧其
舅徐魯仁調給之歲餘通于魯仁室爲
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微弘
微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
驅殺考召之術弘微旣死用之復客于
廣陵遂執巾布褐用符藥以易衣食歲

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真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
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
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請渤海
親人俞公楚公楚奇之過爲儒服目之
曰江西呂巡官因間薦於渤海及召試
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得驗尋署觀察
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
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
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久客廣陵公
私利病無不詳熟鼎鼐之暇妄陳時政
得失渤海益奇之漸加委仗先是渤海
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董僅公楚歸禮
日以踈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

金寶悅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祿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周知愧耻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為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貧窮停廢店吏陰狡兇狠

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備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然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累足屏氣焉
高駢嬖吏諸葛殷祇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

皇以令公久為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見駢於碧筠亭祆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道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日忘倦自是

累遷監鈇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克邪陰狡用之箴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內當有祆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即指師儒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驅出其家是曰雨雪驟降

泥淖方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
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不愕然殷遷其
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
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
駢性嚴潔甥姪輩皆不得侍坐唯與殷
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密坐同
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即恣意搔捫指
爪之間膿血沾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

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神仙多以此試
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逐之怪其馴狎殷
笑曰某常在六代皇前見之別來
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如此高
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族冤家也
殷性躁虐知揚州院兩月官吏數百
人鞭背殆半光緒二年僞朝授殷兼御

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既縛入城百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鬢髮頃剋都盡獄具刑于下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自于城歸家經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踣之駟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棄屍道左爲仇人剋其目斷其舌兒童輩以瓦礫投之須臾成峯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於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庭遂聞於搢紳始爲監鐵小吏性敏辦事之利病皆心記口調

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
高駢因署堯卿知泗州院兼利國監尋
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軍變復歸廣陵
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
兼摧糴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
託附權勢不問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
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勢雖素
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

背義如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
不離淮泗僭竊朱紫塵汚官省三數年
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榮知兩
使旬務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
所保持獲全及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
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卿以他
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仇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歛之未及就壙

東峯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爲玉華君曰君妻即玉華君也因是及告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來迎我事旣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久之然天人之音陞莫能辨逡巡揖而退陞拜而問之曰少女雖胎育之人非陰隲所積昔居無欲爲玉皇左侍書謚曰玉

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當謫落所犯爾爲同官四人退居靜室嗟歎其事恍惚如有欲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爲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紫霄元君已前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靜室陞旣駭異不敢輒踐其國徃徃有女真或二或四衣長綃衣作

古髮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室
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詣而觀之亦皆
天人語言不可明辨試問之曰神仙祕
密難復漏泄沈累至重不可不隱陞試其
言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組得
家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
後二載謂陞曰少女之父壽筭極于二
月十七日某雖神仙中人生於人間爲

有撫養之因若不救之枉其報矣乃請
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
少女受飭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
取扶桑大帝金書黃廷景之致於其父曰
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此書不可救
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女當杭授以功章
寫於青紙封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

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臾有三朱衣
人自空而來跪少女前進脯羞噏酒三
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詰於陞
陞終諱之經月餘遂命陞語曰玉清真
侶將雪余於太上今復召為玉皇左侍
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
反神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
無泄是言遺余父母之念又以救父之

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世之情
畢於此矣陞跪其前嗚呼流涕曰下界
蟻虱黷汚上仙永淪穢濁不獲昇舉乞
賜指喻以救沈涸久永不忘其恩少女
曰余留詩一首以遺子余上界天人之
言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
無會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得一之
元匪受自天大老之真無上之仙叙美

則真形於自然真安匪求神之久留光
含影藏體性剛柔丹霄碧虛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空餘墳丘陞再拜受其辭晦
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爲指明少玄曰君
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
至景申年中遇瑯邪先生能達此辭與
君開釋方見天際末間但當保之言畢
竟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觀視之留衣

而蛻處室十八居閩三歸洛二在人間
二十三年後陞與恭皆保其詩會儒道
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申年中九疑道
士王方古其先瑯邪人也遊華岳迴道
次于陝郊時陞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
話論及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
各述其異殿中侍御史郭固左拾遺齊推
右司諫宗卿王建皆與崔恭有舊因審

少玄之事於陞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方古請其辭吟味須臾即
得其指歎曰太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
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辭句解釋
流如貫珠凡玄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陞
執筆盡先生之辭目曰玄珠心鏡好道
之士家多藏之

南岳魏夫人傳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
公舒之女也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
靜然恭介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
讀覽志慕神仙味真耽玄欲求神仙常
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
親戚往來一無關見常欲別居閑處父
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

文字幼彥生二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
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靈精城彌篤
二子粗立乃離隔室于齋于別寢將逾
三月忽有太極真人安度明東華大神
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真
人小有仙王清虛真人王褒來降褒謂
夫人曰聞子密緯真氣注心三清勤苦
至矣扶桑大帝君敕我授子神真之道

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
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真人曰
虛皇鑒爾勤感太極已注子之仙名於
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
開上道內法農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
成也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勤密之矣
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允等便授
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

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
神真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
即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
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
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真人位爲小有洞
天仙王命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
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
耳於是王君起立北向執書而祝曰太

上三元九星高真虛微入道上清玉晨
裊爲太常所敕使教于魏華存是日丹
良吉日戊申謹授寶書神金虎文大洞
真經八素玉篇合三十一卷是裊昔精
思於陽明西山受真人太師紫丸夫人
書也華存當謹按明法以成至真誦修
虛道長爲飛仙有泄我書族及一門身
爲下鬼塞諸河源九天有命敢告華存

祝畢王君又曰我昔受秘訣於紫元君
言聽教於師之口云此篇當傳諸真人
不但我得而已子今獲之太帝命焉此
書自我當七人得之以白玉爲簡青玉
爲字至華存則爲四矣於是景林又授
夫人黃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
遍後乃能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
魂五藏生華色反孩嬰乃不死之道也

於是四真吟唱各命玉女彈琴擊鍾吹
簫合節而發歌歌畢王君乃解摘經中
所脩之節度及寶經之指歸行事之口
訣諸要粗訖徐乃別去是時太極真人
命北寒玉女宋聯消彈九氣璈青童命
東華玉女烟景殊擊西盈之鍾陽洛神
王命雲林玉女賈屈庭吹鳳唳之簫青
虛真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金拊九合

玉節太極真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
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歛
之詞既散之後諸真元君日夕來降雖
幼彥隔壁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
天下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
亦爲真仙嘿示其地知中原之亂攜二
子渡江璞爲庾亮司馬又爲溫太真司
馬安成太守遐字子嵩爲陶太尉侃從

事中郎夫人自洛邑連江南寇盜之中
所過之處神明保佑常果元吉二子位
既成立夫人遂得真心齋靜真靈累感
修真之益與日而進凡在世八十三年
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
與東華青童來降與夫人成藥兩劑一
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
靈丸使頓而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

一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
而去徑入陽洛山中明日清童君太極
四真人清虛王君令夫人清齋五百日
讀大洞真經并分別真經祕要道陵又
授明威章奏存祝吏兵符錄之訣衆真
各標至訓三日而去道陵所以偏教委
曲者以夫人在世當爲女官祭酒領職
理民效也夫人誦經萬遍積十六年顏

如少女於是龜山九虛太真金母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共迎夫人白日昇天北
詣上清宮玉闕之下太微帝君中央黃
老君三素高元君太上玉晨太道君太
素三元君扶桑太帝君金闕後聖君各
令使者致命授夫人王札金文位爲紫
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比秩仙
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中主下訓奉

道教授當爲仙者而男之高仙曰真人
女曰元君夫人受錫事畢王母及金闕
聖君南極元君各去使夫人於王君小
有天中更齊戒三月畢九微元君龜山
王母三元夫人衆諸真仙並降於小有
清虛上四奏冬命侍女陳曲成之鈞九
靈合節八音靈際王母擊節而歌三元
夫人擊雲璈下答歌餘真各歌須臾司

命神仙諸隸屬及南岳迎官並至虎旂
輦輦激耀百里中王母諸真乃共與夫
人東南而行俱詣天台霍山臺又便道
過句曲金壇茅叔申宴會二日二夕又
共適于霍山夫人安駕玉宇然後各別
初王君告夫人曰學者當去疾除病因
授甘草穀仙方夫人服之夫人能隸書
小有王君並傳事甚詳悉又述黃庭內

景注敘青精健飯方後屢降茅山子璞
後至侍中夫人令璞傳法于司徒琅邪
王舍人楊羲護軍長史許穆穆子玉斧
並皆昇仙陶真白真誥所呼南真即夫
也以晉興寧三年乙丑降楊家謂楊君
曰修道之士不欲見血見雖避之不如
不見又云向過東海中波聲如雷又云
裴清靈真人錦囊中有寶神經昔從紫

微夫人所受吾亦有是西宮定本即是
玄圃北壇西瑤之上臺天真珍文盡藏
其中也因授書云若夫仰擲雲輪摠轡
太空手携烟霄足陟玉庭身昇帝闕披
寶喻精論九玄之逸度汎萬椿之長生
真言玄浪高譚玉清今則迴靈塵埃訓
我弟子周目五濁勞神臭腥子所營者
道研詠者妙道妙既得吾子加之慮散

蕩斯邪慎之。仍云河東桐栢山之西
頭適崩二百餘丈。吾昨與茅叔申詣清
虛宮授真仙之籍得失之事。頓落四十
七人。復上者三人耳。固當洗心虛邁。勤
注理盡心。殫意竭如履冰火。久如此者
仙道亦不隱矣。但在莊敬丹到而絕淫
色之念也。若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
者。清宮所落皆此輩也。豈止落名生籍

方將被考於三官也。勉之慎之。宗道者
貴無邪。棲真者安恬愉。至寂非引順之
主。淡然非教授之匠。故當因煩以領無
耳。為道者精則可矣。有情而不勤。能而
不專。無益也。要在恠心消豁。穢念疾開。
可以數看。東山勤望三秀。差復益耳。言
者性命之全。敗信者得失之關。籙張良
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又曰得道去

世或顯或隱記體遺跡者道之隱也昔
有再酣瓊液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
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賈季子咽
金液而臭聞百里黃帝火九鼎於荆山
尚有喬嶺之墓李王服雲散以潛昇猶
頭足異處墨狄因虹丹以沒水甯生服
百腦而越火務光翦薤以入清水之泉
柏成納氣而腸胃三滌如此之比不可

勝紀徵乎得道趣捨之迹固無常矣保
命君曰所謂尸解者假形而示死非真
尸南真曰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尸解
也足不青皮不壞者亦尸解也目光不
落無異生神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
骨者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矣非尸
解之例也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
脫脉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

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煉形太陰易貌三官之仙也天帝云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真人是也若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侍肉胎靈錄氣皆數滿再生而飛天也其用

他藥尸解非是靈丸者即不得返故鄉三官執之也其死而更生者未殮而失其尸有形皮存而無者有衣結不解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晚向暮去者爲地下王者此得道之差降也夫人之脩道或災逼禍生形壞氣亡者俱由多

言而守一多端而期苟免也是以層巢
頽枝而墜落百勝失於一敗惜乎通仙
之才安可爲二豎子而致斃乎智以無
崖傷性心以慾惡蕩真豈若守根靜中
栖研三神彌貫萬物而同玄鏡寂混然
與尼九爲一而內外均福也真人歸心
於一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利
真之兆自然之感無假兩際也若外見

察觀之氣內有愠結之哂有如此者我
見其敗未見其立地下主者乃下道之
文官地下鬼師乃下道之武官文解一
百四年一進武解倍之世人勤心於嗜
慾兼味於清正華日以隨世畏死而希
仙者皆多武解者尸之最下也夫人與
衆真吟詩曰玄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
靈雲鬱紫晨蘭風扇綠輶上真宴瓊臺

邈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邁故能秀頻翹
翫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則可預
使尔形氣消夫人旣遊江南遂於撫州
并山立靜室又於臨汝水西置壇宇歲
久蕪梗踪跡殆平有女道士黃靈徽年
邁八十貌若櫻孺號爲花姑特加脩飾
累有靈應夫人亦寓夢以示之後亦昇
天玄宗敕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大曆

三年戊申魯國公顏真卿重加修葺立
碑以紀其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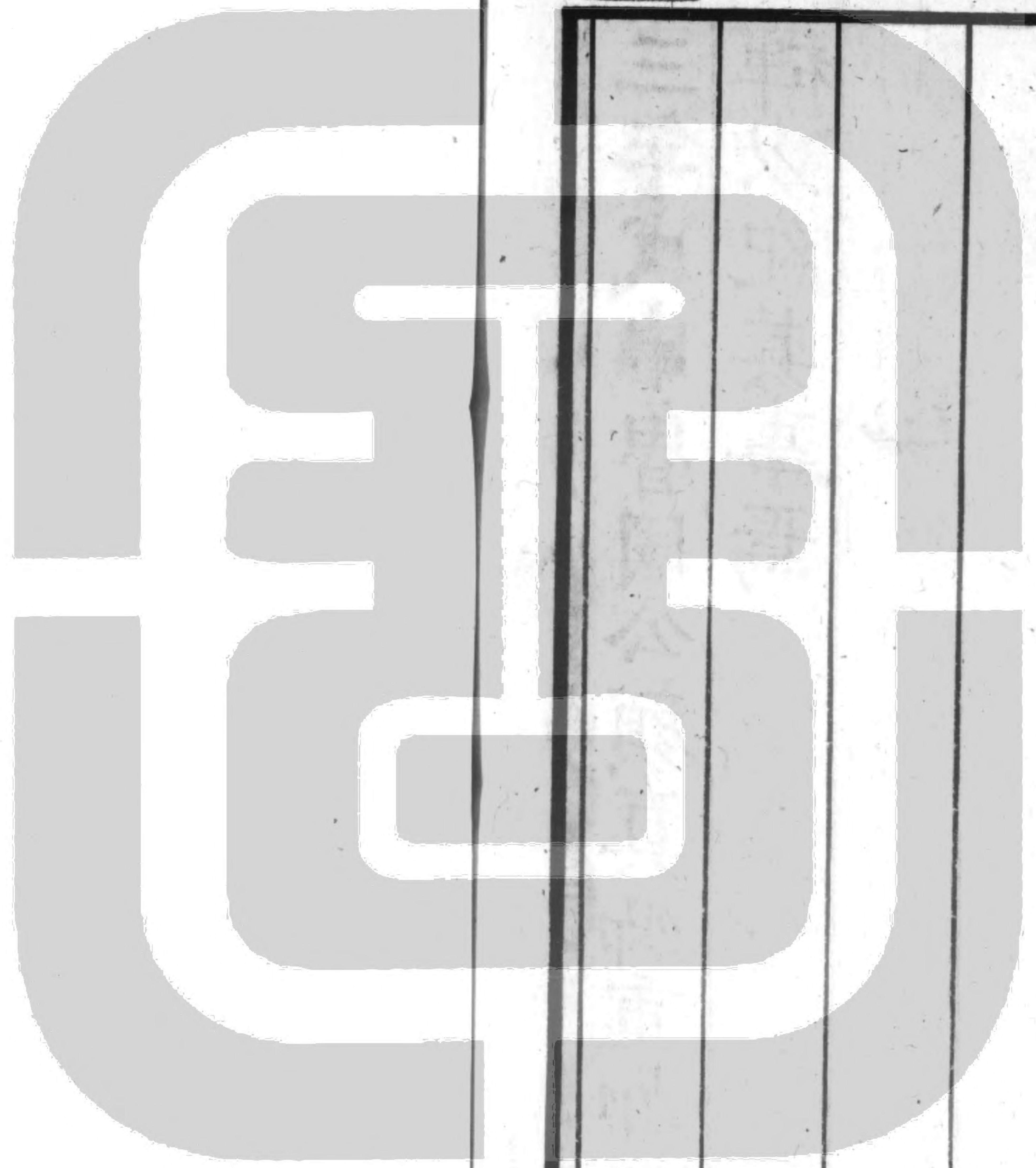
魏夫人傳終



委之傳

委之傳

三



程